

2017-11-19-1000

國家電影中心-教育成果發表:

國家教育研究 教學網站 出版品與輔導活動

李：李志宜(主持人)

陳：陳德齡

吳：吳珮慈

林：林子斌

(0 3 : 3 3)

李：感謝大家來參加 2017 年的臺法影像教育論壇，那連續三天的活動，今天是最後一天，我是國家電影中心推廣組組長李志宜，簡單報告一下我們今天的流程，我們早上十點到十二點鐘是電影教育成果發表的時間，裡面涵蓋三個部分，分別是國家教育研究、教學網站及出版品與輔導活動，在午餐時間過後，一點到兩點安排了教師分享，那我們今天請兩位教師前來，再來兩點半到兩點五十分是我們的茶敘時間，兩點五十分到五點的圓桌論壇裡，要談的主題內容是影像教育成為基礎課程、動員國家政策協助的必要性何在？

今天早上十點是國影中心電影教育成果的發表，那國家電影中心除了做電影文物的修復、保存、推廣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計畫，第一個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是第十年的活動，也有很多老師熱情參與，並把教學成果帶回校園，第二個計畫是電影輔助教材計畫，今年轉型為電影教育推動計畫，是更全面性的電影教育推廣計畫，那接下來我們請國家電影中心陳德齡副執行長，為我們進行成果發表。

陳：

國影中心其實在三年前，才從國家電影資料館升格為國家電影中心，今天這個場合是在談升格後的核心業務，也就是電影教育，今天為各位大家呈現的面向，是這三年摸索出來的，我自己認為它會是一個有機的發展，當然是累積我們未來方向的土壤，但它是不是會朝向固定方向走，不會是由我們單位決定，我自己三年的觀察，它勢必是電影加教育，是一個新的東西，我想透過這三天的論壇，與大家有更多交流後，才能把電影教育形塑出生命力，但我今天還是跟大家做這個報告，剛剛是我們推廣組的組長，國影中心的電影教育其實是在推廣組與研發組，各有一個專案，當然我想對各位來講它就是一件事，所以我把我們電影中心兩個組一起在做的事情，合為一個整體樣貌，作為我今天要報告的成果。

電影教育這件事，我們絕對無法只看一年，怎麼樣定義我們現階段的角色，去協調各單位做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不同場合，難免會用影像教育或電影美學教育

或等等概括，其實在溝通過程中會有許多不清楚的概念，近年我們其實委託了林子斌老師來為我們進行數據研究，那現階段我們嘗試論述各種產業端、教育端、學生端等不同角度來理解這件事情，究竟電影教育是要包含電影本體，也就是形式跟美學的部分，還是電影融入各種不同學科作為輔助的概念，那第二個，其實我們如何去累積現在在台灣做電影教育的一些資源，而且我們強調現階段他是一個數位化的學習，那這個部分，尤其是我們這一年才決定去發展的，各位應該有看到我們前面有兩臺電腦，這個部分是我們有一個認識電影的網站，它其實把我們這幾年累積的成果都做了展示，這個部份我們希望透過一個數位化的平臺，讓他不管在課堂或行動間都能方便查詢，今年我們執行長在緬甸透過法國在台協會和 CNC 主席簽訂了 MOU，CNC 主席看到我們的數位化平臺，他感到非常驚艷，他說這就是他們 CNC 下個階段的目標，雖然臺灣在這幾年的努力看起來落後了很多，但數位化科技卻在這個階段幫了很多忙，不曉得現場的老師是否有使用？第三個比較接近媒合的概念，一部分是透過老師的課程設計，另外的國影中心的資源可以如何媒合，例如電影節影人、甚至在平常課程時間，我們也包了遊覽車帶偏鄉學生去戲院看電影，希望促成電影教學現場的可能性。

我們有辦一些體驗活動，那是可以真正發生在戲院的，第一天聽到柏任在華山辦理的活動，也讓我非常興奮，怎麼樣去連結各種平臺及資源，從產業到民間，那電影中心在這裡的角色，會是以媒合為主。

下一頁會落在我們的年度計畫，這年度的哪些項目可以與其他方向扣合，另外有兩個研究案子斌老師會替我們分享，今年開始，我們也有出版品，那也是國影中心的主要業務，我們跟紐西蘭出版社買下一套電影讀物的版權，主題是一些認識電影的基本教材，主要提供 12 歲以上的青少年可以閱讀，包含一些拆解電影片段的電影語言講解之類的。這些教材未來會在不同的通路上販賣。另外，我們也開始自製電影基礎教育的出版品，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設計，讓更多人對電影可以有更多了解跟接觸。

我們下面看一下有幾個案例，怎麼樣從電影教育如何跟十二年國教產生一些策略性作法，在 2015 年也研發了電影教育輔助教材，並做了大規模的普查，我們想知道教學現場的使用心得，那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提到的出版品，我們也觀察了各國對於青少年電影教育的使用教材與書籍，像這套《電影必修課》，裡面選的電影有很多是國內不難取得的，很多都是大家看得到、能夠取得的作品，那我們除了翻譯外，也試著和我們的認識電影網站，我們在研發的部分，也發展成怎麼跟電影網站做連接的一些介面。（秀出電影修復漫畫）

這就是這本書裡面所包含的項目，這是我們自己也蠻興奮，出版一部和電影修復有關的漫畫書，故事是關於尋找一部古老膠卷的故事，我們很努力要讓大家以有故事性的方法知道國影中心的工作項目，我們一開始針對是漫畫書還是圖文書有

一些辯論，而且和插畫家合作也是不容易，內容要有故事性，也要有考察過的歷史發展，加入現代觀點和設計教學性的東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這個是“認識電影”的網站，我們希望可以以簡易的方式讓大家與資料互動。

（介紹網站），我小孩今年八歲，這個網站讓他去玩也沒有問題，現在小孩都很直覺能使用這些數位平臺，如果有機會這樣的平臺可以慢慢被推廣，現在台北街頭也常常有劇組拍攝，應該很快就能連結到生活化的部分，讓電影可以成為民眾生活中有趣的對談內容。我們知道現在有些老師會使用這個網站，那我們來看一下電影小百科裡面有很多我們同事整理而成的電影元素片段、預告片。

接下來比較是我們跟學校老師的合作項目，裡面零零總總非常多，那像這個是我們的中學學校共學社群，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調查什麼時段能讓老師持續地參與，我們也知道大部分學校並沒有電影課，那我們也設計了八到九堂的小班課程，讓大家共學也討論教學方法，另外也有針對偏鄉的課程設計，文化平權的概念也是國影中心在積極落實的，所以也有編列針對偏鄉的預算，也有偏鄉老師反應這套教材使用不是那麼容易，那過去也有跳過老師，讓電影專業人員進到班級進行教學，那效果自然非常好，所以我們也還在思考這樣的教學，究竟如何才能透過偏鄉老師進行。

我們去年也有種子教師的共學社群，這位廖老師在今年把我們去年共學所討論出的方案，落實在校園的體驗課，我們也很感激他用週五很零碎的時間放電影給學生看，那因為廖老師非常有經驗，除了使用我們的教材外，他還進一步融入自己的教學經驗，另外他也帶學生製作逐格動畫，在學期末時與鄰近學校舉辦成果發表，我們期望透過這樣的老師，掌握其他有興趣的老師的社群資源，促進資源的分享。

這是我們看到另一個個案是桃園錦興國小，這位種子老師今年沒有教學而是做行政職，她利用共備課程的社群，把學校有興趣的老師集合起來，我們為其安排了三次課程，因為老師來的動機非常高，可算是一個高能量的學習動力，老師們也有很好的回饋，希望這些不同科別的老師，未來可以把收穫帶回班上。

再往下就是電影中心的文化推廣普及，我們今年集中與戲院端合作，多半是國中、高中，把他們帶入戲院，那我們也有安排遊覽車帶孩子進到戲院，結束後也有和學生進行後續討論。

我們在整個研究調查發現，花蓮是我們提供的教材使用度最高的地區，也發現有幾個老師結合了鄰近學校一起討論這件事情要怎麼執行，所以國影中心集中一天幫他們安排《黑熊森林》的放映，讓導演和學生面對面進行討論，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很有趣的範本。

那我這邊就簡單報告到這裡，這邊也要感謝我們接觸到的行政單位，以及與富邦的合作，各縣市的教育局也給了很大幫助，那我們在跟文化部的討論也有持續進行，我們也透過我們的合作案和研究數據提供文化部用以和教育部討論，以利政策發展，我們在 2015 年的電影教材設計時，也試著讓他跟九年一貫的教育方式合用，我們現階段也還在找老師討論，電影的相關知識怎麼寫得讓老師容易了解、使用的教材。

那接下來有請師大的林子斌老師和臺藝大的吳珮慈教授，謝謝

吳：

我之前有參與國影中心在國中教材的編列工作，那我簡單說明，在 2016 年，謝謝國影中心對我的看中邀請我來主持，那電影跟教育這兩個部分，剛好都是我的本業，在參與工作時，我有三個自己的大哉問，第一個是回應剛剛德齡講到的，為什麼九年一貫教育在當時人文教育領域，沒有納入電影環節，第二個就是在我自己的感覺，上電影教育其實有好多個環節，那我自己在台藝大任教，在電影系，對我來講其實是不一樣的，這裡是培養創意人才和拍電影的人，或是美學的通識，那這個通識的概念在講的是電影文化的推廣，那我的大哉問是如何結合我自己的本業，然後把他放到屬於美學的、人文的、素養的這個部分，第三個我認為在今天，我們廣受歐美電影的影響下，如何在教材的選用上，彰顯我們的主體性，像國中教材我們也選了像《熱帶魚》與《魔法阿媽》，也有台語片、紀錄片跟動畫片，貫穿了台灣的歷史、金馬獎的歷史及我們文化的歷史，那這三個問題，應該是包含在這個教材背後構成的主要提醒，那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來到這邊，甚至能接觸到第一線的反饋。

(40:50)

子斌：

也謝謝國影中心在研究經費上的挹注，才能進行研究，那首先來了解一下，不管我們是說影像教育或電影教育是如何進入到學校裡面，那這一點珮慈老師講的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影像可以告訴我們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過去兩年，透過研究案的發現，到底影像教育有沒有可能走進學校裡，那第一張投影片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影像，像這些建築，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建築在這裡，各位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像，我們一定會想到說為什麼要談影像教育，其實現在的老師跟過去 20 年前的老師比起來是忙碌很多，給各位看一下，這是一張網路的趣圖，左右分別是定義和影像化的樣子，其實影像告訴我們的東西，是能快速理解的，很多時候像珮慈老師在電影系有很多專業，但當我們講到電影很快的就可以想到視覺設計、美術、音樂，電影其實是一個當代的總體藝術，但講到教育的時候，教電影難道會與教物理、化學相同嗎，那這個教學一定是有落差的，不管在各層級的學校，其

實有很多老師對電影有熱情，但他們總害怕自己不夠專業，這就牽涉到師資培訓的部分。電影其實帶給我們超越定義更多內涵，問一下大家您覺得一個好的老師是什麼樣子？（是能夠引發對事物的好奇、熱情、關心孩子、可以讓學生一起研究探討、會自己探索教學方式），那剛剛三位老師所敘述的，大家都對這些字眼有不一樣的想像，但若今天把它轉化成一個短片時，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效果，那我曾在新加坡任教時，他們時常會把這樣的形像去化作影像，那我們來看一個簡短的廣告。（放短片）

各位等下再來告訴我你認為影片中良師的形象是什麼樣子？他其實是一個為了鼓勵人當老師而拍的三分鐘廣告。那各位看到裡面老師是什麼樣子？

那他也把他們認為理想的老師形象放進影片，告訴人家老師是什麼樣子，這比起訴諸政策、文字來得更更有張力，學校教育很多都還在仰賴文字文本，我雖然在教育系，但我以前主要研究媒體素養，那電影教育在 12 年國教可以成為進到教育現場實施的可能性，我們希望了解學校端對於影像融入教育的看法，和國影中心的教材進到學校，老師的想法為何？

在去年做的研究裡，我們了解各個不同的利益關係人，究竟老師和專業的影像人士，對於電影教育的認識有沒有落差。這兩個東西有不同的語言，也有不一樣的專業，而他們現在的理解有沒有不同。我們訪談了 11 位現場教師、2 位參與電影教育推動的人員和國影中心的內部主事人員。那第一個點，很多老師願意參與工作坊，是因為他對電影有很大熱情，看一下影像在教育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因為考試不記分，所以多半被邊緣化，現狀則是由熱心教師、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各別推動，那第三個大家都知道十二年課綱著重在素養教育，這裡總綱有些部分是可以直接與影像教育有關係的，這邊研究發現大部分人其實是有共同想像，但推動的困難則落在老師身上，而老師又時常害怕自己不夠專業，若可以把電影做為某議題的輔助，老師們大部分認為是可行的，但對於影像美學素養和符號運用，老師其實沒有自信教學，主要是因為師培沒有這塊，那另外在學校課程，其實也沒有空間增加電影教育，以現實來看，學校課程其實都是超載，那在課程超載的情況要怎麼把電影教育帶到學校去？再來老師們也提到他們雖然想推動，但片源、教材、教授都會使他們再三考慮，雖然課綱如此，但也還是為影像教育開了新的可能性，以總綱和領綱來看，國小、高中其實都滿有可能性，總綱要求高中若有十個班的話，必須開設 1-2 門選修課，那國小本來課程彈性就大，反觀國中的部分就較為困難，12 年國教就規定得比 99 課綱更死。

再來另外一個，未來希望在各層級學校是否有可能加入電影教育的可能性，那我們也透過問卷普查，去追蹤是否有更多有意願卻未被國影中心追蹤到的老師，尋找更多媒合的可能性，那這份問卷是我們也參考歐盟的調查問卷，編制了一個台灣版的問卷，但因許多在地化因素需要考慮，我們也透過國影中心提供意見，在

目前的研究發現高中是最有可能性的，我們也訪談了四位校長，還有老師端和學生端的部份，綜合這些部分，回來再修改問卷以便更貼近現場，目前問卷也已經編製完成裡面有 35 個題目，希望從明年開始可以做一些調查研究，那透過剛剛訪談的質性資料裡面，我們也發現了一些重點。

雖然課綱有提供空間開課，但師資卻無法負荷，但若有現有教材與師資，他們則非常歡迎能進到學校進行，那第二個是國影中心的教材寄送，我們這裡的研究是發放網路問卷去瞭解使用情況，而回覆率超乎想像的高，有超過五成的回覆率，那在這裡面，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大概有將近一半的學校，不知道有這份教材，通常會因為學校行政的調換，而讓教材消失，但也有超過五成的知道這份教材，也有蠻高比例有使用過這份教材，那花蓮縣則是填答率與使用率最高的，而國中、國小通常都是被地方教育局處所影響。

大部分老師則是偏好數位教材，那我們也有訪問知道卻不使用的老師的原因，許多老師會因為自己領域與藝術人文較遠，而選擇不用，我們在這裡也得到對教材的回饋及建議，有些老師雖使用，但還是有不理解其中名詞的部分，那我們研究主要發現數位化的教材，比 DVD 這類實體教材能更快去使用。

數位化的形式雖讓老師比較好上手，我們期望未來不限於國小階段的藝術與人文領域，現在有資源整合的需求，要提供一個資源整合的平台，讓老師們更方便使用，而不用自己去不同的管道。

那未來有哪些可能的發展，綜合其他研究，各國都有界定影像教育是什麼，那歐盟也歸納出架構來分類影像教育的內容，這張 ppt 則顯示鄰近國家是如何使用電影教育的，像日本就是以一個媒體教育，在韓國則有專門的課程，那回來看台灣，目前的共識都是以電影為主體，而非作為輔助教材，必須包含電影美學及相關影像專業，這樣的脈絡下，最有可能進入的是高中，那融入正式學校課程，則需要有個領導整合，可能是國影中心或是文化部、教育部，國中的部分仍是最硬的，只有 4-6 小時的彈性學習時間有機會介入。

接下來是 QA 的部份。

陳：想先聽聽看珮慈老師針對目前聽到研究成果的想法分享？

吳：我先非常感謝子斌老師對研究的調查，也提出針對現狀和課綱，可以使電影教育參與教育現場的可能性，那我想先講在高等教育，其實有自己電影教育的體系，也很感謝國家電影中心盡全力製作電影教材，那影視教育實驗學校，也是在目前教育體制中開闢了多元的可能性，我認為台灣對題材多元和影像可能性的接受度是華語圈最高的，那我認為台灣在電影文化素養已經朝向非常棒的方向發展，今天最主要應該還是要聽有在使用教材的老師，是怎麼使用跟推廣，現今拍片技術門檻雖然降低，我覺得是一個影響力，很容易發生，但感覺上還是要交給現場的老師，提供第一手分享經驗。

Q1：我先分享最近的經驗，我是國小高年級老師，原本是音樂老師，那在教到歌劇音樂劇時也有使用影像，我自己上課的時候，國小教育其實很多都是讓影像作為議題輔助，雖然在資優班能有比較好的推廣，但在普通班就常常出現困難，大部分的家長會有疑慮，家長會認為電影只要看非法資源就可以，並不需要花錢到戲院看，我想提問的是有一個最重要的部份，要培養尊重專業和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才是整個電影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另外或許可以辦一些親子活動讓家長改變觀念，那另外有一個提問，是不是在 12 年國教可以在電影教材做一些區分，可以讓一些年輕電影工作者進到校園和學生互動且拍片，有很多小朋友對網路上的 Youtuber 有非常高的興趣，雖然台北很多小學有駐校藝術家的方案，但多半沒有電影部份，高中有比較成熟的識讀能力，可以有開闊的想像，那國中是否能把電影史帶入，以及不實做的方法比較有可能性，那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陳：

其實老師剛剛提到問題和環節關係都非常重要，那我以國影中心的立場回應，我們雖然有看到情況，但卻不是國影中心一個單位能推動的部分，很感謝您充滿熱誠，也在國影中心沒有資源的情況下，進行了這樣的教育，我手上也有很多案例是家長反映老師播放電影是在偷懶，而導致電影教育無法推行，那我們也在設法能讓家長與行政單位產生對話，雖然有很多兒童電影節或活動的舉辦，但很多家長還是以公利的角度在觀看這件事，可能是以會記點什麼好處的方式去參加，但還是在大螢幕前滑手機，我要講的是說，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我不會怪家長，我也還在想該如何創造平台與家長產生對話。法國 CIP 的人員有提過，他們在舉辦電影節之前，會花上十天與產業、戲院、家長端一起討論片單。

林：

小學的彈性其實比國中大很多，資優班本身的界定也沒有非常嚴苛，如果把這件事情搬到國中，反對到的阻力可能更大，除了碰到升學壓力的問題，也在課綱上有強硬的規定。我能看到您這樣的老師非常感動，希望您能持續下去，並將影響力擴大成為社群。

吳：

我剛剛從老師那邊得到兩個我覺得很棒的意見，一個是是否能有更多的教材選擇可以放映，第二個是，我想我們可不可以有個更有趣的電影日，讓老師能合法的帶學生去看電影，雖然有很多手機數位串流平台可以看電影，但我認為到戲院看電影，還有觀影禮節和人文素養的部份。

Q 2：

我先回饋一下我為什麼會喜歡看電影，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是有兒童戲院，讓我產生了觀影的興趣，而台北也有高密集度的戲院，可以讓我快速抵達並看到電

影，我想說的是我們能不能有一個電影日或是活動，可以透過技術性風潮鼓勵學生和家長前往，我曾經觀察過附近戲院，其實會有地區性的固定觀眾群，我們是否可以透過和戲院端的合作，製造出技術性的風潮。那我還有另一個問題，在12年課綱，我知道有很多老師會去上生命教育課程獲得認定，那是不是電影教育也能有合格講師的認定，讓有熱情傳授電影專業的老師，能有個證照以表明情況呢？

陳：

我可以很快回饋戲院的部分，其實從第一天華山光點的發表，我在想一件事情，有一個藝術電影院在投入院線的部分能投入更多，很多映演業者是沒有多餘資源可以投入，但我也知道雙北之外的老戲院，願意由民間投入資源，放映藝術電影，但仍是沒有多餘的資源可以投入地方，所以我在想有沒有一個介面可以整合，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可以有藝術院線的聯盟，但這又牽涉到更複雜的商業運作了，有沒有可能創造誘因，讓戲院可以投入資源，那勢必是更大的挑戰了。

林：

我覺得剛剛老師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關於資格認證，其實現在也有很多師培大學在討論發展各校特色，那也有討論像台藝大這樣的大學是否能讓專業的學生獲得教師資格。

吳：

這可能有兩種來源，可能有業師與老師互動，我知道有一部分是電影系畢業學生在進行參與，雖然有很多學生有加選師培課程，獲得教師資格，但仍很難取得教職合作機會。

林：

那我想剛剛老師提到的是國影中心或是民間單位能進行證書的認定，以累積一個人才庫，不管是現職老師或師資生可以選擇，做一個接近證照的狀態，去進行資格認定，或許能比較直接進行提升電影教育在校園內的普及度與信任感。

Q3：

我是國中的美術老師，雖然表演藝術老師和視覺藝術老師都會教一點點，但沒有辦法教導電影的主體性，雖然剛剛有提到可以利用國中的彈性時間，但多半被拿來當作考科加強，雖然國影中心提供很多教材，但似乎還是著重在行政單位能夠推動，所以我想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由上而下的宣導，讓教育機構能體會到這件事的重要性，達到一個有效的推動。

Q4：

我想回應一下，我是從花蓮來的老師，剛剛那個填報率最高的原因，是我們花蓮其實是文化沙漠，我們目前有一個自己私底下的社團，但是我們認為說每個學校有各自忙碌的事情，但又有距離問題，很難能一起共備，但若不是一個正式的團體，很難有辦法推動，那我想回應我們很需要一個資格認定，我本身是學影像，但進到教育現場後，其他老師也很難想像我能去做這樣的推動，所以我想是很需要的，剛剛提到雖然有電影系學生選擇師培課程，但也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們也不會來到偏鄉，那我們偏鄉老師其實在文化保存上做很大的努力，如果能有影像教育的進入，會讓我們部落的狀態能接近一個影像民族誌的狀態，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文化保存。那對部落而言，如果教育機構消失的話，幾乎是會讓部落消失了，能不能希望國影中心能給我們偏鄉多一些協助，好成為種子教師呢？謝謝。

陳：

雖然我在上位機構，但我們有更上位的機構，我在想今天這個場合，教育部應該要來聽啊，我一直在想為甚麼有些介面一直無法打通，雖然看起來是各個團體的努力，但還是差臨門一腳就可以推動，甚至 12 年課綱好像又有一個素養面，看起來可以介入，但就像子斌老師講的，那也只是我們被動式的一廂情願，我是說就我們在想這些事情，覺得這件事太重要，我覺得那些首長利益關係者到底能不能意識到這件事很重要，也是一個關鍵，就這件事能不能整個結構性的被打散，甚至有契機讓他可以進來的時候，或許就能很快進來，老師們的努力要請你們繼續，那國影中心能做得有限，我們也只能不斷收斂再收斂，想扮演一個核心角色，那公部門趕快進來吧，電影中心該做的是繼續維持電影教育的主體性，持續發行出版品，比如說我們可以把資源做更有效的分配，那就是合作啊，但卻一直沒有一個有效的介面整合，國影中心每年的預算也很有限。

林：

我可以趕快回饋兩位老師的問題，您剛剛提到拿彈性上課的時間，來上考科是不行的，那個教育局會去查，可以上有相關但不行直接拿來上課，另外你可以考慮聯合各個藝術學科的老師，一起共備來安排課程，順便再跟校長說，你們幫他們做了跨領域的業績，看學校要不要做。那再回饋剛剛花蓮的老師，如果你想做原住民文化跟影像結合，一定有很多經費可以拿，比方原民會，另外有一些其他經費，像實驗三法通過後，可以讓老師申請，甚至也有學校考慮轉為實驗學校，如果你想的話，可以轉型成影像民族誌的實驗學校，一定是可以的，那目前 22 個縣市都有教育局處對教師社群的資源，可以直接拿來運用，這未來有可能會變成貴校的特色課程。

吳：

我上個月參與新北市金藝獎，他是針對中小學老師和學生共同拍片的獎勵項目，

雖然大部分得獎的都是專業學校，但也有很多國小生拍出非常棒的作品，那我想說的，其實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全世界的東西，沒有比影像更能論述說服，所謂看見就是力量，那在拍攝工具普及的現在，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法國是一個工會力量非常強的國家，所以電影在人文影像教育上，我所知道是跨各地區，除了巴黎之外都是外省，之所以他可以很快結合教育、公會，我們所知道法國是很多東西可以透過團結工會協調，去打破現狀的，所以在體制上，比我們個人單打獨鬥還來的容易。

那我覺得在花蓮市教育局是否有很多資源，可以再上去搜尋一下，你們現在所謂在共備上碰到的困境，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比如線上共備之類的方式打破，那我覺得也可以再連絡一下各個師培中心。

陳：

好的，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似乎得在這邊結束，那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留一點時間下午再繼續交流，謝謝兩位老師、謝謝大家！

（ 2：25：23 ）